

溫
州
經
籍
志

溫州經籍志卷十四

瑞安 孫詒讓 編

子部

儒家類

宋

王氏

開祖

儒志編

宋史藝文志三無編字今從四庫總目九十一

一卷

宋史藝文志三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一

存
乾隆王申
童基刊本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加于乾醵之際尙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國而數百年蘇平仲集之下言潛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者矣

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皆以爲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閒

存一二

集作二三

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嘆惋久之茲過永嘉辱友公九世

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惟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述以求用亦足以得其緒餘矣於戲慶歷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道不旣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羣聖人之道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明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

集作一

而遽卒

集作粹

庸非天乎雖然楊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廣

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于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于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

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見少儔素願又重淵克承家學無愧爲人後忘其寡陋識于篇末而翹翹望焉洪武庚戌春三月甲子翰林院國史編修致仕眉山蘇伯衡識

士有起于鄒魯不傳之後濂洛未倡之先卓有所知而能自立于世者其豪傑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託于人者不能不墜是故因人而覺者易先民而知者難韓退之著原道而謂軻死不得其傳程子謂其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而以豪傑之士稱之然退之不過因文以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所得焉者也矧能真見天人性命之理入道勝復之功措之言語文字之閒平正精實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永嘉先哲王氏景山者不謂之豪傑之士可乎景山舉進士以所如者不合退與其徒講明理學所著僅存者此編尤復闕畧失次司教清源諸葛文敏參諸王氏譜牒中手自校正閒以示予予謂自孟軻氏之

說不傳儒者之言大勢凡三變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
蔡荀列之徒韓李陸賈劉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知求道養德以充
其內惟務騁詞術以競乎外君子羞之然猶皆必先有其實而後託
之于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爲尙沿及
隋唐愈衰愈下徒託空言而無實矣三變而唐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
相望號于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爲無見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爲兩
物卒不能復乎古也五星聚奎文運天作濂溪者出建圖箬書開發幽
祕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上接洙泗下啟伊洛
者孟氏之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起無所觀望倚藉而能不以近代
儒宗之所習者爲師超然心領神會于千載之上言皆治國修身之要
見匪扣盤捫燭之爲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來道學不明
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非有是見而

能爲是言哉所恨在門無高弟不能使其說行于當時復壓于程朱之書遂不顯于後世而亂嗣之賢者又不知珍守其說于家卒致舛訛晦蝕幾失其真撫卷之餘豈勝感嘆循顧何人而足爲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乃職故不敢不竭此心敬序諸首錢梓以傳而自不知其爲固陋也弘治乙未八月中秋日新安汪循序

宋王氏景山先生永嘉人也登進士不樂仕進隱居東山之麓聚徒講學卓然爲歐邦道學開山祖其著作僅存儒志編一書私心嚮往今始得而讀之也先生旁搜遠紹以斯道爲己任其致力也以復性爲宗以立誠爲要躬行實踐歸于心得故能舉天人性命之旨剖析精微如道家常日用事也先生當洙泗旣遙伊洛未起墜緒茫茫江河日下夫豈樂自尊其說而爲是編耶抑有不得已于言者耶蓋自道學失傳而人心之害至于錮蔽而莫之救也或以衣食亂其心或以利害擾其念擾

擾于內寤寐不能休至嚮明物接我心復爲擾擾者引之而去無所主持虛靈之體日就汨沒不至日失其本心不止而惛惛者猶據是爲性之所近嗚呼性命中惡有如是之擾攘者爲哉亦見其惑矣是學術之憂卽世道之憂也先生有云有人焉中夜息于幽室之中我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于此時較之孟子雖鳴平旦之說者實相爲表裏又云君子處則其心安出則其道尊無他不欺而已矣儒者莫要于不欺其心耳不自欺其心必不忍欺其君父欺其百姓一誠所積物相感而化之然則是編之闡明道學關乎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先生資警而養粹德充而道光使天假之年何難參伊洛諸君之座論者似不能無憾然學者守其一二語可終身行之不盡先生不朽之業不具在是乎哉是編也覓諸藏書之家無有存者郡庠黃生之升偶得之農家服膺弗失郡司訓童君基爲捐清俸重鐫以壽諸世其篤于嗜古有足尙

者用是不辭固陋而爲之跋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清和之望前溫州

守後學金洪銓拜手題

乾隆重刊本跋

宗案 四庫全書提要儒志編與唐仲蒙子素履子朱家範帝學諸書並列儒家案云以上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學主於修己治人無所謂理氣心性之微妙也其說不過誦法聖人未嘗別尊一先生號召天下也併錄之以見儒家之初軌焉簡明目錄亦稱其持論篤實竊謂鄒周程而後言理學者大抵率襍以禪學甚至朱陸互爭糾紛不已是編不啟斯弊或疑其入理不深正其去道未遠也雖所言無多不迥出語錄語類等上哉板舊藏府學廨爲校補其缺頁系以目次并跋而存之咸豐元年辛亥上元日秀水金衍宗謹識

咸豐重修本跋

許及之敘賢良王景山儒志編一卷先生名開祖字景山永嘉人少蘊閎博有大志皇祐初以所業進召試至京以後時而歸築室城東隅盡

焚舊作絕意進取日與門弟子論道考德爲事多所著述書成終不有
出獨儒志一書爲門弟子默記轉相授受故永嘉之學言宗師者首王
賢良焉惜其書所傳未廣某每介介近得番易洪公紫微與某所藏互
異乃移札友人新喻王欽若子善哀鄉中所藏數本參加訂正刊之臨
江郡庠因謂誦詩讀書當知其人不但識姓名而已也楊子雲作太玄
擬易自謂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子雲之書要不必謂其似易即使稍
不戾于易天下後世皆子雲也豈必有子雲出獨得而好之耶熟復是
書立言衛道大抵似孟子先生若有心者夫閉門造車天下合轍苟於
道無悖雖百世俟聖人可也否則子誠齊人之譏子豈得而辭哉

溫江
文徵

三十一
此敘今補錄於此

張振夔題後余讀儒志編旣卒業始省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信
乎其有命也當宋慶厯閒伊洛未作吾甌有景山王先生生於僻壤而

能心領神會於聖賢之學奮然以復性爲宗雖所著僅遺一編其中昌明宗旨似不及伊洛之奧衍然其論學無過高之言論政無過迂之談論人無過刻之求固誦乎其誦者也惜其短命與復聖同因喟然而思孟子之言以爲智之於賢者或充實而未光輝聖之於天道或一聞而未達兩者皆有自然之功候不可以智力究竟而此身忽焉以逝豈非命哉昔陳待制撰學業傳謂是編最末章則有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其自負如是今童司訓鐫本其末章乃莊周之爲道而此缺焉不載是首尾未完備也又按金太守跋亦云是編覓諸藏書家無有存者黃茂才之升偶得之農家知其晦蝕於覆瓿之閒久矣夫以先生之夙慧具兼人之進取自弱冠發明經蘊已歸於實踐自省使天假之年積其仰高鑽堅之力裕以瞬存息養之功雖周程張朱奚讓焉乃

卒年三十二所著之書又闕畧失次自前明蘇伯衡諸葛文敏等先後訪諸王氏家藏參以譜牒猶脫畧若是暨今七百有餘歲欲尋墜緒之茫茫難已雖然學者但因今之所存求其昔之所爲教果得其一二言以自課將終身行之尙有未盡亦何庸過求備也予竊怪夫世之干求仕進者其形質之堅強過先生遠甚幸而富貴遂其欲且高高年至耄耋君子固以爲有命然一旦溘然以歿易世之後鄉人無復舉其姓氏而先生以弱脆之質方壯遂殞歷今七百餘載猶儼然在人耳目閒者豈非富貴壽考極其耳目口鼻四肢之奉不過百年銷滅無存若復性立誠一時縱限於修短之命而性理之所潛孚默感者愈遠而彌芳如先生者宜乎君子不謂之命也顧予猶殷殷然嘆之者徒以吾甌有先生其人當道學晦塞之時獨能唱爲此編爲周程張朱嚆矢而今甌之僑者罕能聞知而興起焉此則予所爲低徊慨歎而不能自己者矣

文鈔
八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一儒志編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王開祖撰開祖字景

山永嘉人皇祐五年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佐處州麗水縣既而退居郡城東山設塾授徒年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多湮沒是編乃爲講

學之語舊無刊本據其原序乃明王循守永嘉時

案循乃知縣見乾隆
溫州府志十七此云

守始爲蒐訪遺佚編輯成帙因當時有儒志先生之稱故題曰儒志編

然考宋史藝文志儒家類中有王開祖儒志一卷則非循之所輯或原

本殘闕循爲釐訂而刻之歟其書久湮復出眞僞雖不可考然當時濂

洛之說猶未大盛講學者各尊所聞孫復號爲名儒而尊重楊雄爲模

範司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重楊雄開祖獨不涉岐趨相與講明

孔孟之道雖其說輾轉流傳未必無所附益而風微人往越數百年官

是土者猶爲撿拾其殘帙要必有所受之固異乎王通中說出於子孫

之夸飾者矣循字進之休寧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順天府通判所著有仁峯集今未見傳本不知存佚惟此書尙行於世云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已集儒志編一卷

刊本

右宋祕書省校書郎永嘉王

開祖撰按開祖皇祐中進士卒時年三十二學者稱儒志先生此書載宋藝文志陳謙儒志先生學業傳皇祐賢良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皇祐五年中第三甲進士第幡然不調而歸盡焚舊作縱觀經史百家之書攷別差殊與學者共講之席下常數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幾而卒年三十二其所著書多不出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今其書首章言復者性之宅無妄者誠之原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于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旨意若此者眾君子評其爲知德之奧最末章曰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吾何敢已哉是其

自負豈淺淺哉當慶歷皇祐間宋興來百年經術道微伊洛先生未作
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倡鳴道學二字箸之語言此永嘉理學
開山祖也不幸有則亡之嘆後四十餘年伊洛儒宗始出從遊諸公還
鄉轉相授受理學益行而濫觴亦有自焉附錄
項喬歐東私錄五吾鄉王景山倡道學于伊洛未出之先其儒志所編
頗先得伊洛肯綮後來鄉人遊程門有元豐九先生遊朱門有慶元六
君子實景山氏啟之今皆祀于鹿城書院

案儒志王祕校開祖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儒志編

十條乾隆開

教授童基刊本附劉屯田戴惟岳墓誌兩篇基識其後云右墓
誌二篇不載弘治刻本基從其裔孫永邑廩生王應銓所藏家
譜見之云淳祐間東甌文學天台陳雷三山周輔兩先生刻儒

志編于學宮獲先生所箸戴劉二墓誌咸附篇末基故仍之云
云是書宋末刊本卽附此二誌故蘇跋亦及之但不知許鈔齋
臨江郡庠刊本何如耳至陳傳所載此書末章今本無之則弘
治重刊時已闕略失次故不無佚脫也此書闡明義理醇正精
切頗近法言申鑒至每條之末多引詩以暢其旨又與說苑新
序相似惟其說經頗多新說如謂詩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
三千匪直不正也塞淵者不達乎禮也天子之馬三千備國用
也而諸侯有之僭也爲不與齊桓又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者是
請命以來爲太王遷岐必請命于天子皆與漢唐舊詔迥異又
謂周禮不禁奔者及復讐非周公之心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幽贊神明而生蓍非聖人之言若此諸條立論未免太
奇以視王充之間孔刺孟則固不侔矣

許氏景亮治說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作

二十篇存七

佚

周行已許少明墓誌銘先生凡三上禮部而名不登于仕籍顧且老矣無以行其義爲治說二十篇奏闕下皆當世之要務久之不報浩浩然有歸志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邑之東山躬耕晦迹不復進取存七

案許處士景亮忠簡公景衡兄萬厯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
隱逸傳並有傳

劉氏安節伊川先生語錄

一卷二程遺書十八

存二程遺書十八

予官吉永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

川先生語

石門呂氏刊本作說今依元至治刊本

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仰歎因乞傳以

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

二程遺書十八

朱氏河南程氏遺書目錄伊川先生語四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

永嘉人所記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

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二程遺書卷首

謝上蔡語錄下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二劉各錄得數冊

高閌伊洛辨伊川先生議論不事文采豈有意于傳遠哉然猶班班可

攷者以有劉元承之徒口爲傳授故也

劉左史集附錄

案劉左史安節伊川程子弟子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

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錄伊川語朱子編入

二程遺書卷十八世無單行本故宋以來書目及地志皆不載

其目今據遺書補入

又案二程遺書目錄第十七卷伊川先生語三注云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曰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蓋此篇之出於周劉兩先生本屬傳聞之詞朱子亦不能定也今不錄其目而附識於此以備參攷

鮑氏若雨

程門問荅錄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

佚

朱子伊洛淵源錄十四鮑商霖名若雨永嘉人有荅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河南程氏遺書目錄伊川先生語九鮑若雨錄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

霖

二程遺書卷首

萬姓統譜八十四鮑若雨從伊川程先生學有問荅六章

案敬亭鮑先生若雨伊川弟子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程門問荅錄明時尙存今則不復有傳本矣然伊川文集五載有荅鮑若雨書并荅問六條而鮑氏所錄伊川語一卷朱子亦收入二程遺書卷二十三問荅錄雖不可見想所載者亦不過如是耳此鄭漁仲所謂書名亡而實不亡者也

又案河南程氏文集九所載伊川荅鮑若雨書後具載荅問之語今并錄於此以見其概商霖書云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雨拜覆問佛氏輪迴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人爲惡者死則變而爲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何則凡稟沖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

之故能保全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於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荅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
問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爲言觀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致
呂本作至誠不
當褻近近得卻有也不知此說如何荅潛心久當自明問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爲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有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

得此言似無氣味荅如是涵養問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不然荅此無疑真孟子之言問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孔子說耶荅仲尼言問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謂陷父於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荅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

仰氏

忻

訓蒙規鑑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乾隆鑑作戒

十二卷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仰八行忻宋史四百五十六孝義傳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張氏

輝

草堂語錄

千頃堂書目十一
補遺金元藝文志

佚

萬厯溫州府志

一 張輝自六經諸子書歷代史記下至百家之說皆

通習辨析精微論議疊疊嘗撫古人行事斷以己意曰草堂語錄人稱

草堂先生

案草堂張學錄輝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千頃堂書目十一補遺金
元藝文志並以爲元人誤

林氏

幹

淵通

四十八篇

萬姓通譜
六十四

佚

覃思

十三篇

萬姓通譜
六十四

溫州府志

卷十四

佚

萬姓統譜六十四林幹崇寧初士皆以舍法論秀登名幹獨不仕舉棄
屏跡田里閉門著書居木榴山因號木榴子著淵通四十八篇以倣老
子道德經著覃思十三篇以倣楊子法言其他著述頗多

道光樂清縣志八林幹著淵通四十八篇擬老子道德經著覃思十三
篇擬楊子法言其他著述頗多邑令鮑輝遺書云閣下之文湯湯如長
江大河讀覃思第六篇或問言行曰流凝猛伏涉凝觸伏則知自古聖
人治心養性盡於此矣淵通一書理義精微非晚學所能窺其涯涘

案木榴林處士幹萬厓溫州府志文學傳道光樂清縣志隱逸
傳並有傳

蔣氏

行簡

樞言

五十篇

水心文集十八

佚

葉適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公知海鹽縣還朝哀平生箸書五十篇號樞言上之執政愛其文曰院轄選也公不願去初河南郭忠孝子雍遜居長陽山公將出峽來見白羊極言天人性命或爲箸曰白羊問荅行于世水心文集十八

案蔣知州行簡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王氏

十朋

家政集

道光樂清縣志十四

佚

自序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達而見用有爵位於朝外則行公家之政以澤生民內則修私家之政以化子弟至若窮而未通藏而未用也公家之政雖不得行私家之政不得不修孝經曰居家理故治

可移於官大學之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然則士君子欲修身行道以治天下國家者必自私家之政始語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夫子之言蓋私家之政也然則士君子欲修私家之政者非若今之世俗豪強富有之家兼貧弱之民以肥私家廣置良田美宅以爲子孫計又非若候時轉物販賤賣貴與閭閻競錐刀之末商賈爭什一之利也又非若身執勞苦父子力作如陶朱公與民並耕而食如許子爲老農老圃之事也古人有言曰一年之計莫如植穀十年之計莫如植木百年之計莫如植德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善人富謂之賞惡人富謂之殃語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然則士君子欲修一家之政者非求富益之也植德而已爾積善而已爾好禮而已爾父子欲其孝慈兄弟欲其友愛夫婦欲

其敬順宗族欲其和睦帷簿欲其潔修門闌欲其清白男子欲其知書
女子欲其習業親戚欲其往來賓朋欲其交接祭祀欲其潔豐用度欲
其節儉貨物欲其無私出納欲其明白奴婢欲其整肅農桑欲其知務
官租欲其早輸私債欲其不負府庫欲其充實米鹽欲其檢察有無欲
其相通凶荒欲其相周交易欲其廉平施與欲其均一憂樂欲其知時
吉凶欲其知變忍怒欲其含忍過惡欲其隱諱戲玩欲其有節飲酒欲
其不亂衣服欲其無侈器皿欲其無奢簿書欲其謹嚴庭宇欲其修治
文籍欲其無毀門壁欲其無污穢惡欲其不談嫌疑欲其知避事上欲
其無諂待下欲其無傲責罰欲其有禮鞭笞欲其不苟疾病欲其相扶
患難欲其相恤喜慶欲其相賀死亡欲其相哀如是而行之則家道修
明內外無怨上天降祥子孫逢吉移之於一官則一官之政理移之於
天下國家則天下國家之政理嗚呼有家君子可不修一家之政乎家

政不修其可治天下國家之事乎十朋始祖自錢塘而來蓋七世矣雖家寒微無德可紀然自高曾以來皆孝慈善至今鄰里父老尙能道之迨我大父天資淳樸長者人也以孝敬奉先以謹厚持身以勤儉興家以詩書教子山林有木以給材用園囿有桑以給衣服有田三百畝以支伏臘之費有賢配以修其內政有四男以供其子職倉箱充實門戶阜昌享年六十有六以吉善終亦可謂積德之報矣至我先人以士易農篤志好學至老不倦雖偃蹇無成不獲有爲於世然施之一家良有可觀者焉爲子則能孝具親矣爲兄則能友其弟矣爲夫則能和其婦矣爲父則能教其子矣閨門之內上下和睦與鄉黨鄰里之閒無怨無惡身死之日雖行道之人無不咨嗟歎息嗚呼其可謂善人君子矣十朋不肖大懼不能奉義方之教以獲不孝之罪於是採古聖賢之明訓與歷代史傳所載仁人義士孝子慈孫前言往行之可法者及吾先祖

先父疇昔所行之迹所言之事編爲一書名曰家政集以爲修身治家之法且以告二弟及後世爲吾子孫者終身奉之世世守之庶使君子之澤百世不斬云

道光樂清縣志十四 按梅溪前後集不載此序

劉氏愈內治詳覽

良齋浪語集三十四

佚

薛季宣劉進之行狀君雖布衣常有經濟大志讀書講論事緒紛邇不暫休聞國有難慨然憂形于色今皇帝卽降詔書求直言君以今方邊興取守方略要有人言之至如內治所不可緩箸書曰內治詳覽以進陳自治之策在清其源凡十數條皆切治道奏下三省看詳不報君曰臣言雖微有補聖治願主上未深察耳復因郡置錄進後朝廷施行數事大略與君論合

良齋浪語集三十四

案無相劉學正愈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

志義行傳並有傳

陳氏

堯英

清朝政序

水心文集十八

佚

葉適陳秀伯墓誌銘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少有大志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序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求和爲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不喜奏罷之君不悔也

水心文集十八

繆氏

夢達

女訓

二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無卷數

佚

案繆安撫夢達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薛氏

是之

族箴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自序喪禮之廢久矣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
于是乎書夫士喪禮非獨廢矣用下僭上故上下均一等耳而亦不自
知孰爲士孰爲公卿大夫也予未爲習禮者知禮之不可廢而有意於
古耳咀味前書悼歎當世於是援經據義以鍼砭其膏肓之疾定其可
指者二十有七事可指曰死其親者七倍其親者四違經者十徇俗者
六曰何謂死其親曰始死不復大斂不用三日斂而不讀祝酺而不奠
未葬先立主先耐將葬不朝祖旣葬不迎返是謂死其親也何以謂倍
其親曰世久而未葬者先釋服與未葬而卒宿於內旣葬者不虞不返
哭是謂倍其親也何謂違經曰成服者不以日數哭臨不爲位不爲喪
次不用脯醢不用素器未喪不讀喪禮旣喪不讀祭禮葬不以時葬用
樂衰用墨何謂徇俗

闕文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

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然則死其親者可以爲孝子乎子游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置絞衾設蓐襲謂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奠之將行造而奠之既葬而食之謂使人勿倍也然則倍其親者亦可以爲孝子乎若違經而徇俗者疑于孝無損而沿用鄙俚則不稱于情文記曰禮有徵情者有徑情而直行之戎狄之道也而情文不稱亦戎狄之道耳於是欲善族焉作族箴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劉氏

軫

詮心指要

千頃堂書目十一
宋史藝文志補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四劉軫隱居不仕僭心克己之學嘗誡其子天益曰忤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順也快心而不預防則快者終害也恕將以加人過恕適以自傷也能將以致譽矜能適以招謗也寧靜若不及事立事之本也巧慧若可以成德敗德之基也凡此皆非淺心所能知必

思之求之而後得所著有詮心指要二萬餘言

案劉處士軫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

葉氏

適荀揚問荅

千頃堂書目十一作葉通荀揚問荅外編宋史藝文志補又作外彙並誤今從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葉水心荀揚問荅宋藝文志補作外彙雍正浙江通志及乾

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並用之考直齋書錄解題載水心

別集有外彙六卷其書今存

詳二十一卷水心先生別集下

檢其篇第無所謂

荀揚問荅者疑諸目或因它書敘水心撰述以問荅外彙牽連

並列遂誤合爲一書惟萬厯溫州府志藝文門以荀揚問荅著

錄蓋得其實今從之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二論二子甚詳雖無

問荅之語然其大旨可見也

曹氏

絳

家訓四戒

嘉慶瑞安縣志九

溫州經籍志

卷十四

六

佚

案曹處士絳文肅公叔遠從兄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温州府志
嘉慶瑞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陳氏墳潛室先生木鐘集

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二千頃
堂書目三宋史藝文志補

存

遜學齋藏明弘治刊
本溫州府學新刊本

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
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
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
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
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忿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
所棄者乎余非待問者願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

以空中之物隨酢焉其不眇然肆黥然啞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故能應壤木之竅穴而萬籟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因命之曰木鐘焉子幸有以問余余方以問子永嘉潛室陳埴題天下之文集繁矣而木鐘集則予未之見也以予之未見而又欲刻之無乃益其繁耶顧予少時繙閱五經及孔孟性理諸書凡諸儒之有發明經旨者必具列其姓氏而潛室陳氏與焉予既已知有其人而亦與聞其言矣但未知其言之具載於木鐘集比者假守溫郡躬祀諸儒乃知先生實郡人而其所遺木鐘集猶有存者郡有斯人而有斯集表而出之郡守事也郡守責也矧斯集之不傳久矣後之學者如予之未見亦多矣刻之于梓使皆得而見之者予心也體予心而刻之者瑞安令高君賓也若賓者可謂知先生知木鐘集者可嘉也至如斯集之命名則自有先生之題詞具在茲可畧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甲子賜進

士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吉水鄧淮書于鹿城書院

太守鄧侯守溫始逾年道治政成百廢具興以溫多先哲若潛室陳先生輩皆親炙程朱之門而上承孔孟之緒者乃歷考其人作書院以崇祀之其有遺書逸藁足以發明斯道者必梓行以嘉惠後學若木鐘集者其一也先生所著不止是集於今可見者纔此編耳其言雖已散見羣經而板之失傳已久人幾不知有是書矣侯既訪而得之乃以命賓俾重鋟梓以廣其傳焉夫書以載道道不可廢則書不可以不傳然固有不載乎道者矣不載乎道而不之傳可也載乎道矣而不得其傳君子其能已哉矧茲集之爲書根據六經羽翼傳註剖析微奧精入秋毫於古聖賢所以立言垂訓之旨發之殆盡蓋真可謂載道之器而天下之所不容無者然由宋以來三百年於此卒無有能衍其傳以溥之於世豈亦有待於今日乎賓也承乏是邦旣得以敬拜先生於祠下又因

吾族之教得先生之書而讀之幸亦大矣願惟遺編中多訛闕欲丐善本以考正而補完之旁求累月卒不可得亦惟付之太息而已夫以先生之鄉流風餘韻在人未泯而此集已無存者而況於四方於異日乎此而不傳則自是而往抑又可知矣然則侯之此舉豈小補哉嗚呼此賓之所以踴躍用命而不自計其力也時弘治辛酉夏六月丁丑朔又六日後學江陰高賓謹序

聖賢之垂教也博學繼以審問切問先於近思在學記曰知不足能自反知困能自強惟教學本有相長之幾故傳道解惑胥於問乎是賴勉齋謂朱子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蓋學者因問以求其開教者因問以致其詳詳辨而聞無不達焉開得而理無不精焉則試讀潛室先生木鐘集而得之矣先生爲宋名儒嘗從朱子於武夷所見超卓紹定閒趙善湘建明道書

院辟主講席四方就學者數百人所箸禹貢辨洪範解王制章句等書皆未及觀而是集爲前明東甌守鄧公淮訪求遺藁刊於郡齋藏版已無復存同治癸亥歲余來守是郡考文徵獻輒樂得先正遺書而讀之而所見惟葉氏水心集王氏儒志編梅溪集數種夙知是集已奉採入四庫全書而先生桑梓之邦竟無一能追仰襲哲珍守遺編學術之不明趨嚮之失準深用感喟因亟思補鐫是書會瑞安孫琴西觀察主講紫陽書院旣從丁松生大令索得舊本郵寄示余且謂是集初鈔賴有古水鄧公今君亦籍隸豫章能爲重謀剞劂自明迄今相望遙邇後先輝映亦佳話也余重踵之爰與中山院長孫葉田學士互相商確卽屬永嘉王復齋廣文專司校理篇幅字體悉仍舊版閏四月告成余維古今名述惟足以發明斯道者爲可誦可法耳彼博洽者未精審擇專一者未集大成是集本末具舉體用兼賅卷帙無多而內聖外王之學

備且復詞少理暢語約事舉綱振條析冰解的破譬諸馬君論事無一言可損益者是非根據經史研窮道理其能於古聖賢立言垂訓之旨剖析微奧如此哉學者得是編而討論之不啻與先生一堂晤對辨難質疑由是觸類引伸旁參曲證誠如魏鶴山之言曰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開大寐而醒將鐘不待叩居然聲入心通焉其斯爲可誦可法之道非卽爲可傳不可廢之書耶抑余聞之東甌夙號海濱鄒魯宋時理學尤盛元明以來儒林文苑歷多傳人及茲敦澤寢衰師承易失將欲鼓舞而振興之則旣以是刻誌景仰前賢之深意卽以是刻示引進後學之規模不又重有望於多士之能講肄服習胥以是書爲圭臬之奉哉同治六年十月浙江補用道知溫州府事江右陳思燭書

溫州新刊
本首序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二本鐘集十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陳壇撰壇字器之

永嘉人嘗舉進士授通直郎致仕其學出於朱子永樂中修五經大全所稱潛室陳氏卽塏也是編雖以集爲名而實則所作語錄凡論語一卷孟子一卷六經統論一卷周易一卷尙書一卷毛詩一卷周禮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近思雜問一卷史一卷其說大學中庸列禮記之中蓋其時四書章句集註雖成猶私家之書未懸於國學之功令故仍從古本史論惟及漢唐則伊洛之傳不以史學爲重偶然及之非專門也其體例皆先設問而答之故卷首自序謂取禮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義名曰木鐘刊帙久佚明弘治十四年溫州知府鄧淮始得舊本重刊自第五卷至十一卷皆題曰某卷下疑或各佚其上半卷而核其所列則書始二典詩始比興賦春秋始隱元年近思雜問始理氣史始漢皆不似尙有前文惟周禮不始天官而始府史禮記不始曲禮而始王制似有所佚然府史之名先見於序宮而王制亦禮記第

三篇卽從此託始亦無不可宋本旣不可見姑闕所疑焉可矣

朱元學案六十五通直陳潛室先生堦少師水心後從文公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荅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卽文公之荅其所問者而轉以之荅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

經義考一百四十四按潛室陳氏木鐘集一論語二孟子三六經總論四易五書六詩七周禮八禮記九春秋附以近思雜問漢唐史各一卷

案潛室先生爲朱門高弟木鐘集皆與門人間荅語大都闡述

師說然其學頗淵博如禮樂厯算及漢唐制度莫不該貫文亦雅馴無語錄家鄙俚之語原目凡十有一據卷九論閨法引左傳正義語云已寫在六經總論中則書中篇目悉潛室所手定也然其中有彼此互見者如卷七成周鄉學國學之異與八卷王制建學法略同卷八還宮之法與同卷律呂還相爲宮之法略同又十二律上下相生法與十卷十二律相生條略同十一卷考漢選舉法與同卷又漢選舉二字疑法略同又漢武帝虛外事內據下當作虛內漢祚幾亡何以列在七制與同卷武帝虛內事外漢祚幾亡安得預七制之列條略同則疑門人編次時各隨所聞錄之潛室雖自爲闕定亦偶未刪除宋元以來儒先語錄往往有此未足異也又卷四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條注先生嘗曰易有十義看卦象卦德卦位卦時卦義卦變看爻比應承乘此門人補註之證

吳氏叔沅

家訓四誠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嘉慶瑞安縣志九 誠作戒

佚

案吳江山叔沅萬厯溫州府志忠節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

安縣志忠臣傳並有傳

葉氏味道

朱子語錄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作輯次朱子語錄

佚

朱子語錄姓氏葉賀孫字味道括蒼人居永嘉辛亥以後所聞池錄七

八九十一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首

案葉文修朱子語錄黎靖德謂辛亥以後所聞攷辛亥爲紹聖

五年時朱子方以知漳州罷奉祠居建陽宋史本傳謂味道師

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策無所避既下第復

從熹于武夷山中卽其時也此錄宋以來無單行本惟嘉定乙

亥李道傳輯朱子語錄四十三卷刻於池州曰池錄內載葉錄
凡四卷池錄今不傳而黎氏所編語類首卷所載甚明雍正浙
江通志据何鐘括蒼集記謂葉錄四十三卷府縣志同則以池錄全
書並屬之文修殊誤今據語類著錄於此而刪其卷數俾覽者
無疑焉

薛氏據孔子集語

二十卷

林霽山集五國史經籍志二四庫全書總目九十
二經義考二百七十八讀書敏求記一並作二卷

存

明范欽天一閣二十種奇書本鍾人傑唐
宋叢書本乾隆丁巳衍聖公孔廣榮刊本

中書省看詳所進孔子集語狀太中大夫尙書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
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尙
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准尙書省送
下朝奉大夫祕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爲收藏迫功郎浙

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荅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爲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荅之語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爲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尙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爲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尙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

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嫂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子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學詩簪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眾惑滋甚焉設以爲孔子後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譌者哉遂取諸書所載哀而衆之日累月積寢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

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嘻夥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遽徑東畱二曹先生十餘年閒列官祕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祕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爲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滴祐丙午孟夏庚申朔永嘉薛據叔容父序

吳萊讀孔子集語自孔子歿學者言人人殊當戰國之時遂有孟氏之學荀卿之學世子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蓋惟吳氏之學本於曾子子思而獨得其宗至於荀卿則知一反孟氏而復以人性之善者爲惡豈不遠吾聖人之道哉然而周人世碩又謂人性有善有惡而恆在乎所養且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實出於吾聖人之門一倡羣和而告子勝復持與孟軻爲辨雖以漢世大儒董仲舒

劉向揚雄徒能反覆乎善與不善之間而終無以究吾聖人之實然者
聖人之道則已久爲天下裂矣孔子在時東郭子嘗問於子貢頗疑聖
人之門爲雜子貢則曰夫子之設科也以待天下之學者槩括之間多
曲木砥礪之旁多頑鈍是以雜也然則聖人之門有以德行進有以政
事顯有以言語行有以文學著門弟子各以其性之所近學之所就而
往教於其國聖人在時固不至如東郭子之論其雜也然而聖人歿而
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吾於是而後知東郭子之論蓋出於聖人既
歿之後而深慮夫戰國諸子之自相矛盾也自相矛盾非聖人教之若
是其雜也學者自雜之也嗚呼一曲而邪說百家而橫議會不悟其厚
誣聖人而欲求暢其一己之私納之於聖人之域鑿空而無所繫著傳
會而徒爲曼衍聖人之道豈其若是聖人之遺言佚語則已參差四出
而不可致詰是故名家苛矯而煩碎言聖人必先於正名法家深礪而

慘刻言聖人可以殺而不殺漁父盜跖肆爲譏訕讖圖卦緯過於妖譎
將其心自恥其文辭之淫妄義理之膚淺吾不託之聖人則不足以信
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又未必不以此而或疑聖人之門爲雜也老聃言
道德世之清淨寡欲無爲者多託之老聃蘇秦張儀言縱橫世之游說
熒蠱世主者多託之蘇秦張儀此其僞亦何所不有宜學者反以是惑
也然則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是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
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又豈戰國諸子所得而易雜者哉雖然孔
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
難鄭玄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況今永嘉薛據所次
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
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書以識之苟或謂予如劉
子玄之疑古者吾知慎焉而已矣

淵穎
集六

讀書敏求記一孔子集語二卷淳祐丙午稽山書院山長薛據衷聚孔子集語成二十篇其所引尙書大傳金縢子等書今皆不可得見方山吳岫藏書多舊人鈔本此其一也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二孔子集語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薛據撰據字叔容

永嘉人官至浙東常平提舉林德陽霽山集有二薛先生文集序曰薛氏世學益三百年玉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宏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卽是書也此本但分二十篇僅有三卷殆舊以一篇爲一卷後人併之歟所列書凡三十餘種其凡例謂曾子大戴禮孔叢子孔子家語四全書及左氏莊子荀子列子概不採及惟見於他古書者採之然孔子世家列在正史不僻於孔叢家語且旣云不錄大戴禮記而顏叔子第十二乃又引其一條

亦自亂其例至引說文黍可爲酒禾入水也一貫王爲王推一合十爲士等語并數條爲一條義不相貫尤爲失倫他若韓非子說林下內儲說上內儲說下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右下難一難三諸篇可採者幾二十條而此書所引僅三條若淮南子主術訓謬稱訓齊俗訓道應訓人閒訓泰俗訓諸篇所可採者不下十餘條而此所訓者亦僅三條則其餘挂漏可以概知又文翔鳳雲夢藥溪談摘其五酉一條引搜神記而諱其所出又僞五酉爲五酉則駁雜舛錯亦所不免特所錄尙多秦漢古書殘篇斷句或可藉此以僅存故考古者亦不能廢焉

案薛提舉據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孔子集語二十篇皆以篇首數字爲目曰易者第一子貢第二孔子御第三持盈第四子觀第五公父文伯第六六莸第七依質第八漆雕氏第九楚昭王第十以上十篇今本

爲卷上

子出衛第十一顏叔子弟十二齊侯問弟十三文王弟十

四齊桓公弟十五公索氏弟十六子貢問弟十七楚伐陳弟十

八孔子先弟十九曾子弟二十

以上十篇今本爲卷下

原本篇各爲卷今

本二卷則後人所并也每條皆注所出書惟弟十九篇五酉一條不注蓋鈔本偶奪去耳文氏謂諱其所出則弟二十篇引搜神記曾子從仲尼一條不諱所出何獨於此諱之乎惟內所引書如孝經鈞命決樂動聲儀帝王世紀尸子申子諸書宋代已佚薛氏不宜尙得見之當係從類書轉錄又弟十篇引說苑子曰以容取人一條弟二十篇引新序孔子曰孝弟之事一條檢二書皆無其文蓋今本說苑新序不無缺佚薛氏所見者或尙爲完帙也

宅揆成鑑

二十二卷

齊山集五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四十三作二十三卷

佚

東嘉先哲錄十薛據嘗采諸子百家裨官緯紀之書輯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又摭古今輔相經畧開濟之學粹爲宅揆成鑑一編二書旣成中書舍人劉克莊祕書監謝子強見而愛之率同列進之朝略云藩垣置筆華皓不衰上可裨乙夜之覽觀次可實崇文之藏貯其爲時賢實激如此

原注見
郡志

采薇天保末議

二卷

齊山
集五

佚

劉氏

潞洛論語

十卷

宋史四百五經義
考二百七十八

溫州經畧志

卷十四

宋史

經義考二
百七十八

宋史四百五本傳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集成書十卷名濂洛論語

案經義考二百十三載周子愔頤論語附攷云按樂清劉氏黻蒙川集目錄中載有濂溪論語序文疑當日有是書矣攷今所見蒙川遺藁四卷本無此目朱子所見本目錄存而文亦佚然濂溪論語向無箸錄者當卽濂溪論語之序寫官誤書洛作溪耳竊更求足本蒙川集覈之

溫州經籍志卷十五

瑞安 孫詒讓 編

子部

儒家類

元

史氏 伯璿 管窺外篇

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四十三 千頃堂書目十一 補逸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三並作五卷誤

存

雍正乙亥平陽呂氏刊本

始愚既述管窺于四書亦欲以是施于他常所讀之書而未果也因循老矣多病之餘精力耗而目力昏矣精力耗則向之得于師友者莫之記憶非一日矣目力昏則向之得于方冊者失于溫理非一日矣廢置荒棄一至於此自揆餘齡於儒者之學必不能再有所窺測而得言之

矣今同志則莫予諒也往往多有搜其舊聞以爲編者愚雖不敏自知
稍明又何敢妄有所述以取誚讓於當代有識之士哉至正丁亥春始
因朋友有所問辨輒錄之以備遺忘且以爲他日就正有道之張本也
歲月旣久積累成冊題曰管窺外篇蓋欲與所述於四書者有別耳但
其所辨之事或大或小或泛或切襍然而舉初無倫類則以一時之言
多臆度附會之私無考覈研究之實未必有可觀也故但因所錄以爲
編而亦不敢漫爲之次第也後三年歲庚寅仲秋之望後學東昆史伯
璿文璣序

吾鄉文璣史先生爲一代大儒所著四書管窺大意及管窺外篇發聖
賢之奧探造化之曠學者宗焉今其書久失其散見於四書大全性理
大全者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耳聞嘗論列往哲不禁文獻無徵之歎康
熙癸酉冬同學管振林仁子過先生故里見廢祠中遺碣剔薛辯認隨

錄其文以歸誥敬讀之益深景仰因與劉中介于石程鵬飛萬多方購求其書幸得劉洪典瑤函手鈔管窺外篇一帙如獲天球弘璧正在徵金授梓聞而飛萬物故竊懼力難支適當事有邑志之修余三人暨王欽佩帝允陳聖道開來咸與厥任所夕在局談及前事欣有同心而管元林仁表倪敬伯允丘夢麟雲祥黃雲岫軼青王靈露允湛周繼芳奕如舍姪肇溪復以類應遂得併力爲之十閱月而梓竣共計六萬五千餘言鏤資費四十餘貫文助梓者悉登姓氏嗚呼先生之流風遺韻淪浹於人者如此其深以遠也篇中有魯魚互錯處閒或引据改正仍注明原本字樣於其下蓋其慎也同人快初志之獲遂屬紀其由然則斯舉也豈僅備一邑之典籍已哉蓋精微義蘊散寄於是願與學者共珍之乙亥秋七月朔後學呂弘誥謹書

雍正平陽刻本卷末刻管窺外篇紀事

王靈露跋

雍正甲寅不錄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三管窺外篇二卷

浙江鮑士
茶家藏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有

四書管窺已著錄是書成於至元丁未蓋繼管窺而作皆條記友人問
荅以闡發其餘義大抵皆辨證之文不主於詮釋文句故曰外篇實卽
伯璿之語錄經義考四書類中惟列管窺而不載此書蓋由於此非彝
尊疏漏也然管窺所論猶僅與胡炳文陳櫟之流參稽同異此書於天
文歷算地理田制言之頗詳多有所援據考證則較炳文及櫟見聞稍
博尙非暖暖姝姝守一家之語錄者惟論天象疑月星本自有光不待
日以受光之類未免仍涉臆斷是則宋元閒儒者之積習消除未盡耳
自明以來未有刊本康熙乙亥其邑人呂弘誥始以付梓雍正壬子王
靈露等復續補成之乃得行於世云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已集管窺外篇二卷

刊本

右元平陽史伯璿撰有後

三年自序云始愚旣述管窺於四書亦欲以是施於他常所讀之書而

未果也至正丁亥春因朋友有所問辨輒錄之以備遺忘既積成冊題曰外篇蓋欲與所述於四書者有別耳上卷多言天文地理下卷則皆經史儒說也

東嘉先哲錄十史伯璿又著管窺外篇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學者傳誦焉

原注郡志

鄭瑗井觀瑣言中平陽史氏伯璿亦近代博考精思之士然揣摩太甚反成傳會所著管窺外篇其持論多無一定之見如論天地既謂天屬氣地屬形形實氣虛氣能載形虛能載實而主邵子有限無涯之說矣復謂天亦有非虛非實之體以範圍之內爲勁氣所充上爲三光所麗既主朱子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之言而謂天包水水載地地浮於水上矣復疑地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必不能久浮而不沈而謂南樞入地處必有所根著與天體相貫通論月食既疑先儒月爲日中暗

處所射之說而主張衡暗虛之說以爲暗虛只是大地之影矣復疑影當倍形如此則月光常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必多而謂對日之衝與太陽遠處往往自有幽暗之象在焉旣謂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外而月常受之以爲明是本沈括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之言矣復謂月與星皆自有光且月體半光半晦月常面日如臣主敬君此其光所以有盈虧之異論置閏旣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畱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矣復謂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無餘而不可有所欠論日月之運旣主橫渠天與日月皆左旋之說而謂日月與天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右矣復自背其說而有二人同行之喻謂歷家右轉之說自有源流未可以先儒所學之大而小之凡此等處屢言屢變乍彼乍此進退皆無所據其曰天有範圍地有根著則近於無得之妄談而淪於小智之私矣臣敬君

與二人同行之譬尤爲不達事理大抵天地日月之理雖亦格物窮理者所常理會然既未可目擊難以遙度則不如姑以先儒所已言者爲據暫且放過而於天理人事之切近者致詳焉可也

案史文璣管窺外篇皆辨論朱子易本義通鑑綱目蔡沈書傳許謙四書叢說諸書之語其說于天文厯算特詳若所考書傳日法閏法疏通證明堦有依據雖所援證皆宋元以來習見之書未能遠稽史志然在講學家亦可謂周雅之士矣又如攷正書傳召誥周官康王之誥諸篇之誤舛校列程氏增廣性理字訓白本注本之同異辨最亦致精密固異于虛譚誠敬擯棄書傳者也

陳氏剛性理會元二集

四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四上十頁堂書目十一元史藝文志三

溫州經籍志

卷十五

佚

案陳公潛性理會元今無傳本所謂二集者或會元本有一集
公潛賡續裒輯別爲此書抑公潛書自有前後二集著錄者未
爲分析皆未可定史氏管窺外篇下引性理會元二條並采朱
子說考公潛爲胡石塘長蘆弟子時代與史文璣相接或卽此
書也明文淵閣書目四有性理會元一部十
五冊完全無二集之目未知卽陳書否

趙氏次誠

聖賢道統圖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萬厯溫州府志十二趙次誠歷敘聖賢傳心之要上自伏羲下及朱子

纂成一圖

孔氏晚政略

五篇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九十三孔晁隱居養親有經略使至延見上政略
五篇言天下利害使嘉納之

案孔照磨昉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隱
逸傳並有傳

葉氏葵性理粹語

一卷忠貞錄一

佚

異端辨忠貞錄一

佚

治平策略

二十四篇忠貞錄一

温州至齋志卷十五

佚

明辯工程

三十七篇忠貞錄一

佚

卓敬葉繼道墓誌銘先生著明辨工程三十七篇性理粹語易學精微

各一卷皆精研太極陰陽鬼神性命之奧又述濂洛宗派六卷異端辨

三十七條乾隆瑞安縣志作三十七篇括之以理證之以聖賢之大道治平策略二

十四篇所言皆鑿鑿有經濟忠貞錄一

劉氏清尊本錄萬縣溫州府志十七

佚

明

卓氏敬性情發明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周子通書邵子經世發明今從萬縣溫州府志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嘉

慶瑞安
縣志九

十卷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劉球卓忠貞傳公博學尤邃性理有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
忠貞錄

案卓忠毅公敬明史一百四十一萬厯溫州府志忠節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忠臣傳並有傳

黃氏淮
自省錄
千頃堂書目十一

佚

千頃堂書目十一黃淮自省錄在獄中作

陳敬宗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謚文簡黃公墓誌銘永樂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畱守時漢王潛蓄奢嫡之志忌公獨

深日夜窺伺閒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以自遣形於詩者無非引咎責躬之言名曰省愆集又卽人情變態之機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

程敏政明文衡八十九

鄭曉吾學編八少保黃文簡公淮永樂十二年坐奉表迎上不敬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省愆集自省錄

案介菴黃文簡公淮明史一百四十七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梅氏

頤

養正蒙求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作養正蒙求編

未見

自序古者八歲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所以涵養德性於幼稚之時而下學上達之理無不在也及其長也自致知格物以至於修齊治平由家國以及於天下是以古之君子少而學之

有素長而施之於是無不可者又推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之道舉不外乎是矣嗚呼今之人自蒙童至於成人養之弗端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德行是故愈趨而愈下日薄日媮豈三光五嶽之氣不全而人心昧昧若是天理亦從而不能昭昭邪非邪抑耳塗目惑惟利之趨先王之道其不泯滅而無聞者幸矣天之未喪斯文也故濂洛關閩諸先生者出拯人心於壞亂之餘闡人文於將墜之日諄諄切切而所以梯航乎後學者惟恐不及此教之所以立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道粲然復明於世何其幸邪斯道也又不能家喻戶曉又有昧於所學而不知所以爲教者唯詞章淺技之是攻篆籀末學之是尙朝講暮習者不過如此而於所謂天理人心之說蔑不知爲何事三綱五常之道又視爲常談則望其如古之人自小學以進乎修齊治平以底乎參贊化育者吾知其不能也明矣願賴先人之餘緒少而知學長無以

成每於聖賢道德之格言與夫日用彝倫之至理蓋嘗竊於有聞焉積之之久亦粗識夫天理人欲之分公私義利之辨而於濂洛以來諸夫子之遺言竊得以知所趨向而心究焉輒以暇日編次諸夫子及近代大儒箴銘贊訓之作繼之以七君子之贊終焉蓋欲使人誦其名耳熟而心慕焉繕寫成卷率以四言爲則兼有韻語庶用便於童習意者欲其自儆幼時口誦斯文長而從先生長者求問其義則能知夫聖賢所以爲學之方而尊德性道問學之事亦未必不從是而有得焉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蒙童求我匪我求蒙童敢竊取其義而名之曰養正蒙求云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東甌詩集六梅頤字昌年號甌菴永嘉人以明經薦任都昌主簿遷興州判官

朱氏

諡

正蒙述解

千頃堂書目十一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八無述字

佚

太極圖解

一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千頃堂書目十一無卷數

佚

西銘解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庸言集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孔氏

希直

考圖書譜

二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未見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洪武歲貢孔希直彭澤丞

任氏 道遜 太極心性圖說 千頃堂書目十一

佚

雲山樵語 千頃堂書目十一 嘉慶瑞安縣志入作集雲山樵語錄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題尹道遜誤

佚

案任太常道遜萬厯溫州府志翰藝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

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葉氏 理 氣圖說 千頃堂書目十一

佚

楊氏 諱 修行錄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發蒙備用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楊氏族規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蘆江鄉約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新婦戒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四楊諱專志聖賢之學其居室左書周子志伊學顏篇右書張思叔座右銘謂正家自內始作新婦戒由家而族作楊氏族規由族而鄉作蘆江鄉約又作發蒙備用以教童子

案楊處士諱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

周氏令志善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一

溫州聖賢志卷十五

佚

嘉慶瑞安縣志九志善集周令撰姚江孫陞曰公棄科舉文字專邃理學每以聖賢爲師置功過簿志善集畫之所爲夜必焚香告之天

案周通政令萬厯溫州府志翰菽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王氏墳正教編

一卷國史經籍志四上百川書志三千頃堂書目十一

未見

百川書志三正教編一卷明武宗朝兩京國子祭酒永嘉王墳讀五經及體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諸生

案王文定正教編千頃堂書目十五載無名氏廣說郛卷二十八三續百川學海甲集一並刻此書則明時梓本甚多然今未

見傳帙

方氏

繼學

心學膚見

清穎一源集二

佚

王氏

徽

王氏族約

千頃堂書目十一

一卷

存

遜學齋鈔本

洪垣序浙之稱大家者惟浦江鄭氏蓋以義規爲可尙云其謹樸循禮制度嚴密雖爲一家之訓而國脈民風係焉然民風之正以士風倡之予歎不可復見矣今少參東厓王公推予民範之意廣宗約首諸鄉邦以祀事聯族黨以族黨修禮義以禮義閑內治以內治施有政以有政措官刑而秉國憲率皆約乎體要以循吾衷洽諸人人而可不倦豈非重士以爲民俗倡也夫古者宗法立則風俗淳忠義出而朝廷尊至唐

顏氏猶以家訓維大節成社稷之勲今茲約之行也其古宗法之遺與
簡而易從曲而可則故不出家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豈獨吾郡乎哉
昔宓不齊謂孔子曰自予得五人而單父治張詠之守益州也亦因張
達李旼輩之學行而一州之學者知勸今予得王氏而民範有不行者

哉予茲試矣

萬縣溫州府志十五

王世貞王副憲西華公誌略公諱叔果永嘉人東崖公仕至福建布政
使右參議年四十餘始舉公既長補博士弟子薦鄉書罷會試歸讀書
山中其學益邃時東崖公方樹先祠輯世譜飭宗法公佐其成而詳爲
之說世所傳王氏約者也

弇州史料後集十六

侯一元東崖王先生小傳先生徘徊郎署者十年乃始陞爲福建參議
是時二親並大耋適告歸因遂不赴如修譜牒建宗祠箸族約不以節
裔故儉其親不以菲廢禮者固先生庸行也

二谷山人近藁五

案東崖王參議澈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所著族約凡十篇一詞儀二餞儀三簡任四籍考五彙訓六冠昏七喪祭八內治九嘉言十善行皆斟酌古今根據禮典於敬宗收族之道言之至悉今永嘉王族姓蕃盛歲時尙遵行此約不替亦義門鄭氏之流亞也今不知存佚據王弇州集則其說出西華手也

王氏

勲

檢身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王勲弱冠卽有志聖賢精思力踐有聲庠序錄先正格言及所自得者曰檢身集用自鏡考

案王處士勲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項氏

喬

甌東私錄

六卷

千頃堂書目十二
明史藝文志三

存

遜學齋藏明嘉
靖王子刊本

人情明于觀人而暗于觀己故於人之不知而作者類能指其紕漏而正其非至於己有所作則公然不知其非而以示人也義理玄微又安知人之非我不猶我之非人乎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予質魯頗知好學所至胸中畧有悟處必劄記之雖夜必興雖不敢謂不可易而不冒自遺故語無倫次亦無文錄成四帙不敢自以爲是尙期就正于有道者而名之曰私錄云其文錄政錄則已達之知舊行之省郡矣不敢言私也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哉生明永嘉項喬敘於廣之南雄公署

拙橐嘉靖戊申梓于漳南上杭名曰甌東橐略凡四冊窗友張滄江純嘗校正之辛亥續梓于東粵紫薇垣凡十冊總名曰甌東私錄則從化

教諭傅陽明新寧教諭林章與香山教諭張天敘各校之而張天敘規
正處亦多三洲李都憲翰林修撰同年羅念菴俱已爲之序矣壬子至
南雄以示推官劉儻儻仕而優于學者請類所自得關係理學者爲私
錄謂文已達之知舊政已行之官府匪私矣類爲文錄政錄云予是之
遂於篇章斷續增減分而爲三似便觀覽惟私錄四書疑無章次序而
改梓則二三子之責也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正月三日書於南雄公署
洪先與歐東項君同登第數相見於相國張公之門閒論學嘿嘿注視
無酬語已而授南部以去故事銓司視南北有輕重規便者多方取援
君故與相國連姻顧不一藉手比在告道出儀真疫癘大作親交無或
過者君在分司爲之館穀日坐榻上問安否蓋自是始知君每遇縉紳
輒問其行事莫不嘖嘖誦述如敦彝之古雲轍闇然如山岳之重林卉
鬱然如雷霆之迅伏蟄醒然益自信知君不謬而又因君推之以爲利

害不能回者其人必足以遠致而大受可無疑也然身以憂罪前後卧田里且二十年雖欲面質所學竟不可得自己酉至辛亥凡兩見傾倒不能舍已而遺以私錄十冊俾訂可否則見君之生平無問職之勞佚境之順逆咸資經義以自輔而於心思所得出處所經與夫見聞所及日有劄記以庶幾古人精思而力踐者旣未嘗主一家之言以拒眾善亦未嘗成一家之言以勦眾說達意以爲辭無所飾也據理以爲見無所擇也讀之者雖未與接而亦可以知其爲人洪先至是徒抱過時之悲且疑知君猶未盡矣雖然自致知窮理之辨出而學日分徑趨者惡考索之寡要務博者疑存守之拘方門戶旣殊讎論益遠君於二者宜有鑒別且以爲有先後邪且以爲並進邪且以爲皆似之而非邪抑其利害不能回與行事之可誦述者得之天而堅於學邪抑學之所在有不止於是錄耶君嘗以著述爲諷是時亦復嘿嘿注視無酬語數年以

來既有少契於經義而因覺力踐之愈難故寧無汎應不可一日而釋
卷寧無多識不可一息而罔生蓋今而後乃能以身取益於君而又悔
昔之孤陋未能一言爲君益也君二子文煥文蔚年少而質美足以繼
志書來以是錄爲問有厚望焉遂序其平生以復或言錄中語激切近
於憤世析理間出同異統紀未一則謂之曰此賢者所同眾人弗識也
君誠知存守所在進進不已安知終無損益時耶嘉靖壬子正月二日
賜進士及第前左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吉水念菴羅
洪先謹書

張自烈正字通 霉項廐東曰江南以三月爲迎梅雨五月爲送梅雨
或言古語黃梅時節家家雨張蒙溪謂梅當作霉雨中暑氣也霉雨善
汙衣服故又云霉沍言其爲霉所壞也按埤雅風土記皆作梅雨霉義
與霉通

案甌東私錄十卷本合襍文及論學劄記文移公牘爲一編嘉
靖辛亥刻于廣東時甌東方爲廣東參政也明年又刻于南雄
則推官劉儔別爲編次以論學文字爲私錄六卷餘爲文錄政
錄今十卷本瑞安項氏有明刻本後刻六卷本予家有之而文
錄政錄則並未見今兩存其目以初刻本隸別集而箸劉編本
於儒家從其實也其書第一卷皆論學之文而增以風水辨及
策問問荅第二第三兩卷爲四書疑上下篇疑卽所謂四書臆
說者詳卷五第四卷則與友人論學書末又增錄歐陽德羅洪先
論學書八篇第五卷爲襍箸上皆論經史子集劄記之語第六
卷爲襍箸下則皆記時事不必皆關涉理學也以十卷本校之
序次固爲碩異篇第亦略有增益不徒薈萃類次易於尋覽也
甌東之學宗尙姚江又與聶豹羅洪先歐陽德諸人往還講習

故此錄持論大指多與陽明符合其謂朱子著述極多而格物

求放心尊德性頭腦去處卻覺差異錄一論古今諸儒理學亦不滿於宋

儒然其論學劄記兼重問學與姚江末流入于狂禪者迥異若

謂陳白沙能妙悟而失之禪錄一論理學陽明謂良知即天理而遺

卻良能蓋矯枉而不覺其言之過錄四答李三洲論格致之學王龍溪水西

沖玄會言以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決非陽明之

言錄四寄羅念菴論學並砭鍼不遺餘力蓋學有心得非依草附木隨聲

附和者也至其論周禮主俞廷椿等冬官不亾之說錄一論六經四書大

旨論大學古本謂未見其是錄四答李三洲又謂庾死即楚茨詩朱注

露積曰庾之義錄五襍著上不知爾雅釋訓有痾痾病也之詁說文無庚

字爾雅釋文攷古不無疏舛然講學與治經詁字宋元以來涂

轍久異固未足為歐東病矣

又案私錄四有與南雄劉推官論學書

初刻十卷本無注名儻浙之壽

昌人選貢生甌東書云初見我兄論政外未敢以問學相聞及見張子正蒙釋義因與談朱子陽明之學方知洞然於此直如蠶絲牛毛雖海內素以講學名家者未能過也乃取私錄十冊求教正焉云云則儻亦爲陽明之學者故爲甌東編錄此書今所見本荅李三洲都憲論格致之學及荅友人論眞一之學兩書並有儻評語卽編刻所加也

又案私錄四又有請歐陽南野禮侍論學書

南野卽歐陽德別號此書十卷本亦

無云喬雖不及陽明之門於陽明之言極知尊信然於致良知三字竊以爲矯弊之言於知行合一四字終亦不敢信其爲千古不易之論蓋以中庸序三知于三行之先大學以自修對道學孟子以智爲始條理聖爲終條埋惑之也常以陽明之旨參

之四書似有不能貫通者故嘗於舉業詳說中謂知之正所以行之心之存處卽是行也自撰知行合一一段自謂未必非陽明之意也此并荅李三洲格物書及評晦菴陽明處與平生所妄自信者皆已具于私錄謹具一部奉上其中關係理學者又另具四冊乞公遍加覽觀痛加點竄于其上此足見甌東論學于陽明亦不爲苟同其所謂私錄關係理學另具四冊者卽指後刻六卷本甌東書云四冊者以冊計之與卷數不相涉也

項氏家訓

甌東私錄本

存

甌東私錄本

自序家難而天下易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必先其難而後可及其易子家居旣立祠堂修族譜仍作訓詔族人者以此然訓雖四十七條要皆推廣聖諭六句之意其有不其國有常刑吾族人不念家訓獨不

念國法乎念哉念哉毋使我諉之於難也哉雖然家不有本乎身脩而
后家齊反身之吉言有物而行有恆者豈異人任之嗚呼人生不滿百
年豈敢虛度天理萬古一日何代無人子子文煥請壽諸梓人給一編
以便傳習庶幾勿替引之作訓序

甌東私錄二

案項氏家訓單刻本未見其編人初刻甌東私錄第八卷者首
題嘉靖辛丑三月望日撰據族譜敘蓋甌東嘉靖戊戌以廬州
守丁母婁氏憂服闋後經理祠堂因作訓以戒族人首七條錄
太祖訓辭六語而衍其義次爲自作訓辭四十條自設立族長
族正以至祭葬嫁娶之制及一切誠約無不詳載後又有附訓
上下篇自敘未載上篇爲王陽明諭俗語四條及續訓五條普
門張氏族約二十六條下篇爲嘉靖庚子初立祠堂記及族譜
敘祠祭論添蓋祠堂記四篇蓋後來續增也其閒如從橫渠張

子說宗子不立長而立賢參酌古今頗為詳備惟訓辭多為俚語則以意求通俗故不事文飾也

張氏純

普門張氏族約歐東私錄

閱檇菴日鈔寫本

案滄江張知府純文忠公孚敬從子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

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所著族約舊府縣志並未箸錄惟

周懋寵檇菴日鈔錄其文二十有七條分三目曰辯賢約則定

擇族長

族之年長者為之

族獻

通知古今行誼可則者為之

族正

能執禮法不任私意者為之

及

立宗子諸事日月且約則議立祠祀始祖以下及以族之賢者

配食之禮曰立春約則春祭之禮節也歐東私錄八項氏家訓

後增錄二十六條則皆訓俗法語為檇菴日鈔所未載蓋周鈔

所錄各書多節取精要不載全帙歐東采增家訓則又專鈔訓

俗格言凡儀制規條並從刪削然兩書互相補所佚蓋亦少矣約中所定禮制大旨宗朱子家禮而參以大明集禮及永嘉鄉俗斟酌參定條理嚴整私錄所載尤多精語甌東識其後亦謂其援引故事切當人情云

陳氏 格

致要領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道光樂清縣志八陳斐子乃格有父風著有格致要領詩林廣記案乃字疑衍

侯氏 一元 二谷讀書記

三卷

晉書總目九十六卷作二卷 四庫全

存學海類編本二谷山人集附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六二谷讀書記二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明侯一元撰一元

字舜舉樂清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此編乃其讀書稌記

多推闡四書之義大抵前人所已言中閒謂陽明之學遺卻格致本旨又謂朱子談理過於分析陽明起而病之由於相激而亦頗有見也

案二谷讀書記余所見者凡二本一曹溶學海類編刻本分上中下三卷凡六十三條一明刻本編入二谷山人集爲第八第九二冊分名理論學傳習尙友道術擬議義命觀物八篇而不分卷其條數多于曹本不啻十倍類編所刊書往往多刪削不完此亦其一矣 四庫所著錄者似卽曹本

總目禰家類學海類編下亦稱編修

程晉芳家藏本與此同

然總目又作二卷疑刊本字誤此記論性理十之

六七而經史大義及老莊諸子及唐宋詩文亦閒有評議曹本所採者偶多論四書語總目遂謂多推闡四書之義實不然也又案總目所舉論朱王學派二條明槩本並在論學篇今錄于此以見二谷論學之略記云陽明先生之說格物卽是誠意分

別意知物三目而加誠致格之功以爲能格斯謂之致斯謂之誠于義甚密于理亦通但遺卻格致本旨而并博文擇善聞見問學等語一切埽除創爲良知之說遂使誦詩讀書親師取友聞見之知皆不得爲良知則自羲農立教以來萬古所未有也恐自學知以下人品受害不小右論陽明格致之說又云朱子踐履處無可議至其說理則或過于分析陽明先生起而病之蓋亦朱子之忠臣也第矯枉之過遂以格物爲非凡語孟所示求道之方一切以己意說之誤高明于猖狂拘凡近于孤陋譬之藥焉去病之功固偉而戕賊吾身亦不小矣右論朱子之學此外論二程象山慈湖及陽明傳習錄之語甚夥文繁不能悉錄也其論學不甚取陽明而說大學則遵古本以朱子補格致傳爲非在明儒中可謂超然中立無所依傍者矣至其援洪範稍疑主龜不主筮

周禮大事卜小事筮證左傳筮短龜長非謂據一時所占之短
長又据文選注引通俗文幘導曰簪證王導之爲簪以駁正楊
慎丹鉛錄說則偶涉攷證然寥寥數條非其所專意也

王氏諱

大學衍義通路

經義考一百六十無通字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五

三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五經義考一百六十無卷數

存

經義考一百六十注曰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五大學衍義通路三十一卷

內府藏本明王諱編諱號

竹巖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其書取楊廉
大學衍義節畧邱濬大學衍義補合爲一編凡節畧十卷補畧二十一
卷開亦釋字證義取便檢閱無所闡明

余氏

昭

按痛編

一卷

存遜學齋藏鈔本

余生迂以拙動多誥咎咎卽覺覺輒疾書揭諸座右以自鏡期毋再蹈久之懲去什一閒嘗取先正書讀之往往有默契余衷者嘆曰嗟乎是誠古方書矣余疾日其有瘳哉因分類銓次痛爲檢身之一助謂其中癰竅猶良醫按痛而砭也爰竊此義以命編觀者幸毋以豹管見嗤云

敘白

王氏應辰省言半山藏棄

佚

王叔果故上海訓導海壇王公墓誌銘公蚤歲肆力詞章晚乃遜志聖學于白沙陽明二先生之學大端歸指日究而心賞焉所著語錄有省

言半山藏棄

蔡氏通書便覽

二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李氏 維越 格言集要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瑞鳳堂講錄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張氏 德明 治平錄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案毅字張參政德明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

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王氏 家春 太極圖說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佚

王氏

欽豫

翼正初編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七無初字今從鈔本

九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七無卷數今從鈔本

存

永嘉王氏
家藏鈔本

愚始解章句目未踰論孟之書已心疑所謂佛者宜不容於辨邪說之
孟子及稍誦古文詞見有若傅太史狄梁公韓吏部之抗疏歐陽文忠
之論箸皆恨乎力攻之於是益躍然而信曰佛之見關於吾儒若是乎
然則繼數子而起者豈無人乎自是有所寓目多心識之竊見佛說愚
人既深骨髓歷昔至今幾不可致詰然雖昏塞之極要必有人焉力爭
其惑而正道卒不泯沒此見上天護道之心之至而聖賢面目未嘗不
寄靈口辨閒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誠深有見焉而惓惓
致望於後之立言者與今天下家挾靈蛇人推班馬儒之盛莫有踰於
斯者矣乃佛氏鼓三寸之舌若不勞餘力奄然掩而驅之然則儒之衰

孰有甚於斯者乎使爲吾儒者果能正色昌言而卓然信守其是彼雖
黜亦誰能掩之今觀其說無生談上乘者盡吾黨聰明人也顧乃讓先
覺而弗居惟慧業以自命至於氓之蚩蚩壹醉日富紛然亂政之書充
斥于寰內天下不見吾儒面目久矣間有伸正論以排邪說則固不訝
而詬之曰此不祥之人也此必得罪當世者也嗟嗟習俗已成何能驟
易雖復敝舌腐唇曉曉乎自爭理勝又誰爲信之無已莫若求之方策
亟噓其不死之精神以覺我原初之面目大抵豪傑之生必領扶輿之
正氣使得時而行志則天下快視其風猷其若潛而弗躍譬書明道以
終其身亦千百世賴其斧鉞以是上下古今貴自王公下迄韋布各有
毅然持正者或出之胸臆所發摠或見于行事所紀載煌煌編冊總皆
其精神之所寓而正氣亦乘乎其間故雖世易人遐運歷否塞猶能使
後之人從風簷展對開時見其慷慨唏噓雙眸炯炯豈非方策中誠有

不得掩者哉學者恆苦卷帙浩繁且篇章散錯一覽難悉是以多有偉議孤踪致埋沒於蠹簡而莫之睹此非復異學之能蝕其靈也表章羽翼方待乎人自傅太史撰高識傳寥寥近千載其書恨不得見近代如羅氏因知記胡氏居業錄諸書於儒佛邪正之分胥判若觀火要距闢之功多而表章之義容未盡焉愚也感懷往昔嘗願得一人焉續太史公遺意博集古今諸持正者舉一言一行固致銷沈令讀者不越一編之中而面目精神了了具睹顧未能旦夕遇也叵何感事激衷不能自已乃卽就笥中所有粗爲鈔集咀勉數月致忘寢食旣卒業竊自詫曰甚矣哉予之誣也架不富萬軸書目不十行俱下身不繫聖賢之籍僅僅此數十篇中愚一時之瀝而妄希羽翼之功臣不亦過乎旣而曰是或未必爲予罪也夫葵邱會而周室尊大澤盟而豪傑起功有偏局事有先幾大抵然矣大德大賢不世出徒扼腕而謝不敏天下事幾能

俟河之清哉時叔文虎得人姪鄰喜其贊襄之愚終以淺陋自嫌彙成
不忍終棄則又以批訂屬鄰喜而叔得人加刪削焉於是此書面目約
有可觀明知漏萬無辭姑竊附於不賢者識小之義題曰翼正初編誌
發端云嗟嗟元黃之戰久矣白晝而或晦冥夷狄而或攘統數或出於
不可知然畫之不得指爲夜也夷之不得指爲夏也則萬萬無能易者
詩曰彼疏斯稗胡不自替夫秉正以遏邪司世者之責也表前哲以惠
後學則吾輩羽翼之大端也世不乏深心博識之人尙益裒所見以廣
愚志以成一代未備之書先正有靈其默牖之嗚呼愚其能忘情於斯
人文虎名之彪得人名萬昌鄰喜名起元天啟丁卯孟冬之朔東嘉後
學王欽豫與謙甫識

經德錄

五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七無卷數今從鈔本

存
家藏鈔本

言行所以動天地爲所動者理之相足耳天地則何心之有吾人姑弗
遐觀千載卽就身所及見而言之凡所爲可喜可怖可羨可矜之情狀
十年以前所遷流者幾何人至十年以後其榮落者又幾何事則當身
之鏡不越此而得之矣命運雖有不齊大抵繇已怨尤者甚多而眾人
爲之歎天道之無知者絕少何哉豈非各肖其氣類之自取而無所于
爽耶嗟乎使造物者之于人刻刻而督之瑟瑟而償之算彼付此不遺
銖兩則穹然者何其勞而聖窮賢夭又何以說也然要其所歸而可必
卽于不可必之中古之人之辨此者豈不詳以切哉今天下之言可喜
可怖可羨可矜者洋洋散見佛乘中溺而信焉者咸是也有高明者不
能不疑之疑之誠是矣惜其念締於所向不能明過其繇然而一二仁
恕君子又每持曉世之言爲彼道護之護之曰佛善爲宏闊高廣之言

以誘人是終以此中苦心爲佛之所獨有也以愚觀之其所洋洋而言者未必佛之所本有未嘗儒之所本無夫佛言之而宏闊高廣者以儒言之反親切而不欺則惟盡之以殃慶二端而已矣先民自有戒豈必西來哉然有識者又不必以此歸之儒而直歸之民生之日用則雖田更村婦皆可以情之所到事之所極近有赫于目前所謂吾爲其可必而天無不可問也不貸能于估畢不借絢于聲華其斯以爲經德乎自專理之氏好以理勝則恥陳徵應懼或眩焉然降祥降殃何代無之雖有戾人不能不惑於其故也翊正者其有憂患乎謂斯理可安于固然必形諸語言而以某事配某事其喪吾翊正也寔甚獨無奈溺於異者盡移其趨避之情誤而用之于彼教則必卑卑乎視正不足爲正之不爲翊於何有是安得不明天人之通以道之也予叔父蓋曰世方且樂言報應吾亦與之爲報應然而應吾之所應報吾之所報與彼之云者

大逕庭矣繇吾之所錄而觀之則天之所以斯翊正之全力在焉耳嗟
嗟哲人有言惟君相爲能造命非其因之謂歟又曰一節之至可薄雲
霄而動星象非其果之謂歟故歸本言行之指固夙備於前編茲更以
證其不誣耳叔父督元爲序元適妄序之如此倘同志者更見之當曰
元也多言乙亥冬十月王起元序

案王處士欽豫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史氏

君實

格物辯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案蘭齋史處士君實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孝友傳並

有傳

呂氏

仲璞

格言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呂寺丞仲璞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王氏 □ □ 蘆江錄 王氏園史

佚

三先生語錄 王氏園史

佚

語錄鈔要 王氏園史

佚

案王仲升所著蘆江錄皆論學語管纂楊龜山及朱子陸象山

王陽明語錄鈔要又纂三先生語錄並見王玄翼所著園史 詳卷

一周易 所謂三先生者不知何人也

陳氏 昌言 箸孔篇 竹園類輯四 乾隆溫州府志二 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篇並作編

佚

朱鴻瞻序昔李翱爲幽懷賦以唐失河北爲憂歐陽子讀之怪時之人不能憂又禁他人使不得憂謂使翱生此世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嗚呼今之時去歐陽子之時又加遠矣人不惟不憂又且樂憂夫有憂而樂爲憂必大何今之人見之不蚤而慮之不長也予師聖可陳先生作簪孔篇曰士紳佞佛甚爲可憂方今可憂之事其大者不可一二舉何先生獨一事佛之爲鰓鰓哉雖然佛不足憂而佞佛者之足以召憂爲可憂也先生嘗與某論世事歎曰士爲四民之長奈何以則微之身而崇非聖之法因慙然念前代若梁武臺城之辱道君北轅之釁信先生之言不謬矣英宗朝京師內外建寺二百餘區景泰間駕猶議幸故學生姚顯抗疏詞尤慷慨是時國威猶振而已己之變幾爲靖康則先生之言尤信今方天子聖明表章孝經小學黜邪說陂行萬無梁宋諸君之慮而士大夫獨習爲泄泄惟事佛之惟謹今日爲某會明日爲某供

自京師達於州縣莫不宮寺輩飛幢旛霞豎跡其所爲已非憂國者之所宜事而況機有相召士紳俟佛其應亦能禍人國乎則先生之言幸而不中斯可也此先生簪孔篇之所以獨謂可憂者也嗚呼翔之憂也以唐之河北歐陽子之憂也以宋之西夏先生之憂雖止一事佛而唐宋之憂已殷然在其意中嗚呼何今之人見之不早而慮之不長也崇

禎王午孟春序

竹園類輯四

朱鴻瞻陳聖可先生傳陳先生昌言字聖可隱居瑞安峴山之下以文行勗後進邑之學者多師尊之事親孝友於兄弟與朋友交以誠爲文辭樸率而典則笑言不妄智識明達不信佛老之學崇禎閒士大夫佞佛尤盛先生歎曰事佛於愚夫婦猶之可也士大夫誦法孔子吾甚患焉則效必眾而職業不修天下事不壞於若輩吾不信也因奮爲簪孔篇取孟子楊墨息之義以爲孟子欲簪聖則闢楊墨以簪之今吾欲息

邪則箸孔子以息之而揭其卷首日士紳佞佛甚爲可憂不數年遂有
甲申之變時人始信其言而先生亦太息以爲不幸而中弘光以後先
生幽居憤悶一發於詩順治丁亥冬十月邑有負芻之禍平是難者夷
及平人先生亦不幸遇害年五十八

竹園類
輯入

國朝

陳氏

光前

靜觀齋心書

乾隆溫州府
志二十七

未見

案陳教授光前永嘉人乾隆溫州府志義行傳有傳

史氏

尊朱

學則圖說

乾隆溫州府
志二十七

存

讀書淺
解本

讀書淺解

四卷

道光樂清
縣志十一

存樂清鄭
氏刊本

吾歐號小鄒魯蓋自趙宋時理學名儒輩出王景山林介夫兩先生則
肇端於濂洛未啟之先而元豐之九先生與夫六君子皆接躡而起親
遊程朱之門而登其闢奧所著之書如儒志編近思錄木鐘集之類亦
皆炳炳琅琅輔經籍而行如日星之並麗於天也元明已後頗嘆寂寥
蓋包符蘊秀別有宣洩誠如王文定所稱志仕宦者冀合時文之式務
應酬者惟事詩藻片牘之能鮮有爲理性之學者矣二西史翁生當明
季時姚江之說盛行而翁獨尊信考亭爲著格物辨現登浙志可窺豹
一斑而格菴先生則翁之哲嗣也生而聰穎不類兒童翁異之期以理
學正傳特命名蚤歲餼上庠步趨先民動循規矩如鸞羣一鶴以次
將貢入成均輒棄去結廬於永之泉山竹隈水匯間講學授徒從遊者
數百人先生憫俗儒不知爲學之要與立德之本乃作學則圖說并孝

經淺解刊刻行世其津梯後學之意至矣而平居與諸弟子講論之要旨悉筆於書原帙頗多先生復日刪月汰存若干卷總名曰讀書淺解戊辰冬先生忽兆兩楹之變及門取遺編付之梓屬家季董劖劂予從而讀之喜其切實精要足以發明聖學而竊嘆濂洛關閩之傳賴先生以不墜也嗚呼是書行而先生之教澤於是乎廣矣時康熙己巳立夏日同學剡菴李象坤拜題

昔周子箸通書原名易通發明動靜通復之旨而一本於誠程子定性書引艮止之義言動靜不失其時而以自私用智爲戒自私用智皆由於不知窮理而所行皆妄是濂洛之所闡發皆備體用兼知行而非有頓悟之境遺棄學問也朱子居敬窮理於大學補格物傳實本程子九條之義明善誠身相資而不可偏廢中正通達紫陽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孔孟也同時陸象山之學曰靜曰悟曰覺曰本體光明流於

虛寂朱子力辨其非真西山金仁山以及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敬軒皆淵源考亭所傳正矣自姚江講致良知之學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與象山心卽是理之說若異而宗旨實同以格物爲格去物欲其傳習錄橫詆朱子又復改朱子初年之書以爲晚年之書謂與象山有合援儒於釋其徒龍溪心齋和之支離猖狂蔓延而不可解學術之害豈淺哉胡敬齋已力辨之而未能遽過其流我朝文教昌隆四書用朱子章句集註陸稼書先生三魚堂文集辨別朱陸之同異眞僞而於陽明尤排斥不遺餘力其爲是非昭然矣今秋樂清鄭生耀廷以其鄉前輩史格菴先生讀書淺解請爲序而重鐫之余展閱其書凡五卷案讀書淺解五卷者并附刻讀易淺解一卷計之耳推闡大學中庸孝經及周易乾坤二卦之旨約而精切而實多心得之言而發前人所未發大概羽翼考亭其第四卷則斥傳習錄之乖謬甚爲辨哲先生與稼書先生同時甌郡去平湖千餘

里其所學若不謀而合嗚呼其可敬也歟其可傳也歟時道光丁亥孟秋樂陵賈聲槐序

謹案讀書淺解四卷讀易淺解一卷梓行未久而板燬吾鄉周公時煌格遵樸學故僅傳一冊寶爲圭臬後獨授之項子維仁道光壬午春耀廷過果園條舉經義皆歎講書多門戶惜無統括大歸頃子乃出是書囑爲刊刻顧謫陋不足闡前微逾五載艮山夫子觀察吾甌言精理奧學有本源時重修邑乘甫脫橐同人以丐序便並呈是書請定付之剞劂氏耀廷喜是書之有傳于文爲儉通經爲長也工旣竣因畧書顛末如左時道光七年九月鄉後學鄭耀廷謹誌

案史格菴讀書淺解四卷第一卷爲學則圖說列天命人倫及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諸目爲圖而附以說第二第三兩卷皆稌記論學語其言大都醇正明白不爲語錄鄙俚之談

其弟四卷專辨姚江之學臚列傳習錄之語而辨正之詞氣和

平足覘學養不至如陳建學部通辨之橫加詆斥也乾隆溫州

府志經籍門載於經部尙書類又失其卷數今補正之

通書淺說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太極圖說解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朱氏

鴻瞻

太極圖淺說

二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

瑞安朱氏刊本

通書淺說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佛法金湯辨

竹園類
輯四

佚

自序客有持苞鴻居士佛法金湯書示余者余覽之未畢不覺輟然笑曰佛法也而何以金湯爲哉金湯也而尙足爲佛法哉吾儒之道如天之覆乎其土地之載乎其下不治防陟不分封域聽人之嬉遊其閒由焉而不覺逃焉而不能莫爲之守無得而毀之莫爲之固無得而外之豈必沾沾然崇其墉曰此金城也濬其壕曰此湯池也患人之毀之而爲之守虞人之外之而爲之固哉且彼之所謂金湯者非金湯也以我觀之甚瑕耳譬若僻遠小夷負其險阻自外王化而王者亦聽其不通聲教已耳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明高祖爲之說曰攻如攻城之攻已止也以彼之瑕用我之攻寧待賢者之雄軍哉卽如余之至愚無識亦能鼓而下之矣遂奮然逐條而爲之辨焉居士者袁先生黃也肯

歲壬午書於昆陽龍山之書舍

竹園類
輯四

周起辛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先生尤究心關閩濂洛之奧以昌

明道學爲已任關異端作佛法金湯辨

瑞安朱
氏錄本

葉氏

治

五倫懿範

嘉慶瑞安
縣志九

佚

朱氏

士晟

浮屠治喪家誠

嘉慶瑞安
縣志九

佚

嘉慶瑞安縣志九浮屠治喪家誠 國朝朱士晟撰見東河書目

案朱士晟爲默齋訓導從子默齋譜年詩集

竹園類
輯十

末埶士晟

編詩述指具述默齋編詩之意蓋能傳其學者周起辛作默齋

墓誌載默齋戒家人喪事勿用浮屠而默齋自作大母徐氏行

狀

竹園類
輯七

亦云素不信浮屠其治曾大父及大父喪也葬祭如

禮有議以浮屠送終者卽斥之其戒後人之送已亦如此士晨
所編家誡殆卽此耳